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你怎么乱敲门

白旭初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你怎么乱敲门

白旭初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怎么乱敲门/白旭初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54 - 3

I. ①你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973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3.5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54 - 3
定 价	28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18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寻找亲属	/001
你与谁聊天	/003
承诺	/006
理由	/010
老兵	/013
戒赌一种	/017
乞丐一种	/020
真的很感谢	/022
他怎么不出事	/025
反响	/028
愿望	/031
老人与儿女	/033
看门人	/037
厂长与作家	/041
我要做陪衬人	/044
中奖的烦恼	/047
不回家吃饭	/050
保姆十五岁	/052
姨妈的记性	/055
割稻子的父亲	/058
克隆一个慧	/061



醉话	/063
寻常故事	/066
看文件	/068
由头	/070
神奇的桌缝	/072
钱多天桥	/075
意外	/078
纳闷	/080
计谋	/082
鳝鱼风波	/085
帮儿子写情书	/088
卖时装的打工妹	/091
温馨的误会	/093
恼人的电话	/096
熟人	/099
循环	/101
谁有力量	/103
我怎么口吃了	/106
这有何难?	/107
作证的代价	/110
屁股决定思想	/113

失落	/115
你怎么乱敲门	/118
烟盒里的秘密	/121
回报	/123
反差	/127
买卖	/130
蓝色饭盆	/133
高招	/135
告状	/138
防盗网	/141
老爸有病	/143
阿玲的心病	/146
逆转	/149
人生转折点	/151
复杂与简单	/154
幸运的迟到	/156
女人相亲	/158
商道	/161
烦人的垃圾	/163
逗哭	/166
孪生兄弟	/170

钥匙	/172
“飞车王”的喜剧	/177
上电视	/180
看电视	/183
这个电话必须打	/185
名片	/188
错觉	/191
查电话	/195
这是怎么回事儿	/197
求人	/199
两个总经理	/201
好一朵茉莉花	/203
路线	/205
给自己颁奖	/208



寻找亲属

如今满大街都是汽车,车多了,难免会发生交通事故。这不,凤凰路路口就有一辆小车闯红灯,把一位过斑马线的大大爷撞飞了。可恨的是,这辆肇事的蓝色宝马竟在众目睽睽下一溜烟跑了。

老人一动不动仰天躺着,因头部受到重创已经昏迷。救人要紧,赶来的交通警察马上叫来救护车把老人送到医院。

医院说要救老人性命必须马上进行手术,希望交通警察尽快找到伤者的亲属。警察翻遍老人衣服口袋,仅找到一部老旧的手机,又翻看衣领衣袖,再没有发现一点老人的身份信息。警察查看老人手机中的通话记录,发现老人与人电话交流不多,通话记录中只有四个不同的电话号码,其中一个座机号码。

警察首先拨通了座机号码,刚说了一句“喂,您好!”就听一个老年女人用有些沙哑的声音说,你找谁?警察心想,她说不定就是老人的老伴,于是说,我就找您。对方说,你是谁?警察说,我是警察。对方说,你蒙我?我不认识你!警察说,电话是用一个老人的手机给您打的,如果您是他老伴,请您马上……警察还没讲完,对方就挂断电话了。警察又拨,已无人接听。

警察摇摇头,又拨通一个号,这是一个手机号码。警察说,您好!我是警察,我想向您了解一个情况。听声音,接电话的是一中年男人。他很警惕地说,警察?真警察还是假警察?警察说,



请您相信,我是真正的人民警察!中年男人说,真警察我当然相信。请问,找我什么事?警察说,我用的是一个老人的手机,他刚刚在凤凰路口被汽车撞了,正在医院抢救,您如果是他的家人就请尽快到三医院来,您如果是他的亲朋好友……警察还没说完,中年男人就说,我爸的手机前两天被人偷了,你小偷吧?又来诈我?随即挂了机。警察重拨,再无人接听。

警察又耐心地拨通了第三个号码,这仍然是一个手机号码。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年轻女人,声音很悦耳。她很礼貌地抢先说,喂,您好!警察立刻回话说,您好!女人问,您是谁?警察说,我是警察。女人伶牙俐齿,反应灵敏,说,警察?警察找我干吗?警察说,您别急,您听我说,刚刚,有一个老人被汽车撞了,不知是不是您家的老人?他现在正在医院里抢救,需要动手术……女人心想我是有个公公老爸,但我出门上班时,公公老爸正靠在沙发上看电视哩!就不高兴地说,你毛病!想骗我!随即按下红色键。警察再拨,女人已把手机关了。

警察叹口气,又无奈地拨通了第四个电话。这当然也是一个手机号码。接电话的是一青年男子。警察说,您好!男子看了看手机屏幕,说,这是我爸的手机号码,你是谁?警察说,我是警察。男子说,我爸的手机怎么在你手里?警察说,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。大约40分钟前,你爸上街,在凤凰路口给汽车撞了,伤势严重必须手术,现在就等家属到医院签字。男子不紧不慢地说,我现在在上海出差,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。不过,事情是真是假,我怎能分清?如果是我爸的手机弄丢了又被人捡了呢?警察说,您给您的家人打个电话,要他们去医院看看,是真是假不就明白了!男人说,哦,我想想。

男子第一个电话是打给母亲的,但电话无人接听。

第二个电话是打给妻子的,但手机处于关机状态。

第三个电话是打给哥哥的。哥哥说,老妈刚告诉我:老爸今天去了派出所领手机。

哥哥和母亲赶到医院,都“哇”的一声哭了。

你与谁聊天

老头子走了。女儿也走了。

天国没有回程的路,老头子永远回不来了。女儿在南方的台资企业打工,一年才能回来一次。

女儿回南方前对老妈说,老爸的手机您用着吧。又说,有事打我的电话,我也会常打电话给您。

老妈本地再无亲人,加上腿脚不太灵便,每天除了到附近菜市场买菜,自个儿做饭自个儿吃外,就是靠在沙发上,盯着茶几上的手机发呆。她期待和南方的女儿说说话,但手机沉默着一声不响。

这天,老妈毅然拿起手机,拨了女儿的号码,但传来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:您拨的号码已关机。

老妈又连续拨了几次,还是关机。她生气地把手机扔在沙发上。

傍晚时分,老妈的手机突然响起来,接着传来女儿焦急的声音:老妈,您打我5个电话,家里有急事?您还好吗?

家里没事,我也没事,就是想和你说话儿。老妈说,你怎么



把手机关了呢？

我在流水线上干活，一刻也不能停手。女儿说，而且，上班时间接打电话要罚钱的。

老妈说，你这么晚了才下班？

嗯，天天加班。女儿打了个哈欠，说，下了班就想睡。

老妈泪眼蒙眬，说，下班了抓紧时间休息，不给我打电话不要紧，打长途挺费钱的！

女儿想，老妈真可怜，今后再忙再累也不能忘了给她打打电话。

一天，女儿轮休。她上街买日用品时给老妈打了个电话，语音提示却说：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女儿想，好事呀，老妈终于和别人有往来、有联系了。

女儿买完东西后，又给老妈打电话，语音提示还是说：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女儿想，这电话打得够久的了，老妈在和谁通话呢？

女儿不记得重拨了几次，老妈的手机终于接通了。女儿问，老妈，和谁打电话呀？打了这么长时间！

老妈说，一个熟人。

女儿说，聊些什么呢？

老妈顿了一下，说，没聊什么，就是天南地北聊天呗！

女儿和老妈聊了20多分钟，挂了电话后，还沉思了一会儿。

又一天，女儿上班时，流水线突然出故障停机了。趁流水线抢修间隙，工人们都走到车间外透气。女儿忙开了手机给老妈打电话，奇怪的是，语音提示又说：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女儿隔一会儿重拨一次，直到流水线修好了，老妈的手机也没能接通。

晚上，女儿又给老妈打电话。电话通了，母亲却说，有事吗？



没事别打电话，费钱哩！

女儿说，老妈您开电话会议呀，和谁聊天呢？

老妈说，也是熟人。

女儿说，聊些什么呢？

老妈说，没聊什么，就是天南地北聊天呗！

女儿想，老妈是不是有了相好的？女儿说，和你聊天的是个老头儿吧？

老妈不语，只嘿嘿一笑。

女儿暗思忖：老妈还不到花甲年纪，有个老来伴也是一桩美事啊！

女儿请了几天假，决定回家一探究竟。女儿刚进家门，老妈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

老妈把手机举到耳边，问，你好！你是谁？你找谁。

老妈说，哦，你要我猜你是谁？哦，我猜不出。

老妈说，你要我仔细听你的声音我也听不出你是谁？

老妈说，哦，你是湖北的，我猜出来了。你姓董吧？

老妈说，怎么样，我猜对了吧？我还知道你是我老头子的亲侄子呢！

老妈说，哎呀！伯伯得癌症住了医院？借两万块钱，没问题。

老妈说，别急！叔叔到上海出差，等几天才能回来，到时会把钱送到医院去。

老妈说，啊，不要叔叔送？好哩，他回来后，就把钱给打过去……

女儿再也听不下去，大声说，老妈，这是……

女儿还没把“骗子”二字喊出口，老妈就急忙把通话结束键按了。



老妈说,我早知道他们是骗子。当年你老爸就上过当。

女儿说,知道是骗子干吗还聊得这么起劲?

老妈说,一个个骗子打电话给我,我就当是聊天呗!

老妈又说,只要不把话说死,不揭穿他们的鬼把戏,他们就会天天打电话来。

女儿眼里顿时汪满了泪水。

承 诺

米副县长轻轻地吁了口气,心里说,真快,一晃八年了!

桑塔纳小车进入樱桃村的乡级公路不久,米副县长的目光在不远不近处的一间小茅草屋上停住了。米副县长知道,田地里的这种茅草屋不住人,而是用来暂时存放农具和杂物的。只片刻工夫,小茅草屋就被汽车甩在后面看不见了。但此时,米副县长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另一间小茅草屋,和住在茅草屋里的一位面目清瘦的老婆婆。

八年前的春节前夕,还是秘书科科长的小米跟随领导到樱桃村走访、慰问贫困户,正要去最后一家贫困户时,天公不作美,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小米隔老远就看见这个贫困户在小山脚下的茅草屋。那里相对偏僻,而且坡陡路窄。主任说这屋里就住了一个孤老婆婆,腿有点残疾。领导见汽车进不去,便对小米说,我们就不去了。小米觉得自己应该在领导面前好好表现一下,从车上取出一床棉被和两斤肉、一条鱼后,就说,我腿脚快,我一人



去送吧。领导真的高兴了,说,好,好!快去快回!

来到小茅草屋前,小米有些吃惊:这里哪能住人啊!茅草屋的四壁是用黄土夯筑的,有几处地方黄土剥落很严重,随时有可能垮塌的样子。一个木制小窗上蒙着的塑料薄膜破了几个大洞,风将破洞处的塑料残片吹得扇过来扇过去,屋檐上垂下来的缕缕半腐的茅草也应和着飘来荡去。屋侧有两畦用竹竿木棍圈住的菜地,一只母鸡寂寥地在草丛边找食。

小米一边叫着“奶奶”,一边用肘推开虚掩的门,看见老婆婆正扶着拐杖从床边站起来。小米赶紧说,奶奶,您别起身,我放下东西就走的!

老婆婆虽瘦弱,但还算精神,花白的头发是梳理过的,衣着粗陋也还整洁。老婆婆盯着小米手上的东西,一脸茫然地嗫嚅说,这,这是……

小米把慰问品放在小桌上,说,奶奶,我们是县里来的,专门来看望您的!

老婆婆已移过来两步,笑呵呵地说,坐,坐!我给你倒茶!

小米连忙扶老婆婆坐下,说,奶奶,我就走,外面有人等我哩。

小米随即把小桌上的棉被放在老婆婆床上,说,奶奶,睡觉冷就把棉被加上。

小米又说,快过年了,桌上的肉和鱼要吃啊。

老婆婆此时关心的不是慰问品。她的脸色陡地阴了,说,就走?跟我说说话儿呀!

小米只得坐在床边的椅子上,无话找话说,奶奶,您还有亲人吗?

老婆婆沉默了片刻,好像平静一下情绪,也好像回忆着什么,然后说,有,有!我的老头子呀,他可是个好劳力,种八亩田,不要



旁人插手；我的儿子能干哩，在广东打工，月月有钱寄回来；我的儿媳妇像花儿朵儿一样；还有我那孙子，人见人爱哩……

此时，小米的手机响了，是领导打来的。小米说，奶奶，我要回县城了。

老婆婆一把抓住小米的手说，别急！我还没说完呢！

小米说，奶奶，我真的想把您的话听完，但领导在催我。

老婆婆仍不松手，近乎哀求地说，再听我说说吧，我，我有半年没跟人说话了……

小米说，奶奶，我下次来看您好不好？

老婆婆松了手，跟着用手背擦了擦湿润的眼角，说，好！记得要来啊。

小米觉得这个孤独的老婆婆太可怜了。望着老婆婆恋恋不舍的样子，小米突然想为她做点什么。打扫卫生吧，来不及了；挑担水吧，也没时间了。怎么办？小米猛然记起口袋里还有50元钱，是他吃早点后剩下的。他立马把钱塞到老婆婆手里，说，奶奶，我走了。我还会来看您的！

……

桑塔纳小车从乡级公路拐上砂石路，七弯八拐，下坡上坡，颠簸了近一个小时，才在一栋农舍的禾场边上停下来。

司机下了车就问，县长，要找村主任吗？

米副县长说，不用。

米副县长记得这地方。八年前老领导的车也在这里停过。当年的他就是从这里提着慰问品，一路小跑到小山脚下慰问那个老婆婆的。

当米副县长向小山脚下眺望时，他惊住了。小茅草屋不见了！再看，还是没有那间小茅草屋！



这时,农舍里走出一中年女子朝这边张望,米副县长快步走过去打听。

中年女子说,茅草屋早就拆掉了。

人呢?米副县长急切地问,那老婆婆呢?

不在了。中年女子说,死了,快两年了。

米副县长默默地拉开车门坐进车里,心里十分懊悔:哎,我来迟了!

米副县长又记起那天告别老婆婆回到山下时听主任说的话。老婆婆本有个幸福的家。老头儿在家种田,儿子在外打工,儿媳妇替公公打打帮手,侍弄侍弄菜地,老婆婆一门心思带好孙子,其乐融融啊!可天有不测之风云。那年,打工的儿子患了肝癌,不仅用光了家里的积蓄,还欠下大笔债务,人却没留住。儿媳妇见生活无望,悄悄带着孩子不知去向。老两口卖掉房子还债,住进了茅草屋。没过两年,老头儿也积劳成疾,撒手走了。祸不单行,不久,老婆婆又重重跌了一跤……

米副县长不停地心里责备自己,我为什么没早点来呢?

县里每年都有慰问活动,主要领导都会深入乡村看望、慰问贫困户,但好几次安排,还是小米的他跟的领导都不去樱桃村,而是去了别的乡村,使他失去了再去看望老婆婆的机会。每逢撰写有关扶贫方面的材料,或是参加扶贫工作会议,他的眼前都会时不时浮现出老婆婆孤寂的身影。他没想到自己的一个不经意的承诺,竟会如影随形般揪痛他的心。他也曾有专程去一趟樱桃村的想法,但因忙不完的公事、家事,一直没找到机会。

去年,小米成了米副县长,他终于可以自己安排,抽出双休日时间来看望老婆婆了。

米副县长心情十分沉重。他跟司机说,去买点纸钱、香烛和

鞭炮。

司机开车找商店去了。米副县长又向女人打听老奶奶葬在何处。女人很随和,说,我带你们去,坟没立碑,你们找不到的。

没有乡干部村干部陪同,女人当然不知道这坐小车来的是何人,便问,你们是亲戚?

米副县长说,对,亲戚。

女人表情有些不满地说,是亲戚怎么没来看过她?她过世几天了才被放牛人发现!

米副县长情不自禁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女人又说,还有奇事呢,有人发现她手里紧紧攥着 50 元钱,怎么也取不下来……

理 由

我打电话给霍丕权,问他在哪里。他说,我在金鸡湾呀!我说,你的工作还没有落实吗?他“嗯”了一声。

于是,我心生奇怪了。

霍丕权是我仨月前认识的一名农村业余作者。一个周六的上午,本市《红杜鹃》杂志宁主编约我坐供电公司霍主任的车去乡下看一个人。

霍主任的车是一台老旧桑塔纳,座上的绒布已被众多屁股和后背磨蹭得褪了色,有些惨不忍睹。霍主任说,这车是借的,我有宝马,今天没开。